

YEREN BULUO

野人部落

一个女野外生存教练的私人DV

中国桃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国桃著

YEREN BULUO

野人部落

一个女野外生存教练的私人 DV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人部落:一个女野外生存教练的私人 DV/王梦茵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ISBN 7-80646-811-0

I. 野… II. 王… III. 野外生存-通俗读物 IV. G8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310 号

责任编辑 何智明

装帧设计 宣志海 陆冬梅

书 名 野人部落——一个女野外生存教练的私人 DV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 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 lc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1092 1/20

印 张 $4\frac{2}{5}$

图 文 86 面

印 数 1—5,100 册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11-0/K·115

定 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855582

目录

第一章 初进野人部落	1
没有翅膀的飞翔	2
卖柴卖的疯狂集训	6
第二章 野外惊魂	21
被鳄鱼“殷勤”款待的滋味	22
在原始森林与狂蜂赛跑	26
漩涡危机	30
谁吵醒了吸血蝙蝠	32
瀑布中央的角斗士	34
第三章 我的OUTDOORS秘籍	35
OUTDOORS装备清单	36
衣：穿着什么才够野	38
食：你一定要试的无具野炊	42
住：我们的野外家园	44
行：行进中的技巧	46
娱：营火晚会怎么 HIGH	48
第四章 野人传奇	51
我——藏疤的女子	52
龙四——雪山飞狐	56
阿嚏——活在 007 电影里的独臂大侠	58
大嘴——男人爱哭才最真	60
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野人用	64
野人花园	66
第五章 SOS 紧急求生	67
回到没有火种的时代	68
突破 72 小时无水极限	70
就地取食	72
纯技巧方向辨别	74
绝地逢生的 SOS 信号	76
后记	79

第一章 初进野人部落

第二章 野外惊魂

第三章 我的 OUTDOORS 秘籍

第四章 野人传奇

第五章 SOS 紧急求生

没有翅膀的飞翔

FLYING WITHOUT WING

我从没想过,在那个毫无征兆的冬日清早,在湖南路一幢带庭院的老房子里,深藏着通向野人花园最初的秘密。

ADVENTURE YOUR LIFE! (生活,始于冒险)。这血红色大字是写在一块大木牌上的,在土褐色的大木牌下站着一个一裤子泥巴的矮个子西方男人,沙哑的声音用法文腔的英语对我说:来面试野外生存教练的?

我边点头边被他带进大铁门里,里面的世界别有洞天,刚走几步就听见呐喊与口哨的声音惊天动地,石头围墙上钉着大大的船橹与羚羊头骨,再进去可以看见6米高的攀岩架,中央的草坪上挤满了在做游戏的年轻孩子——我大吃一惊,发现都是男生。

一切超出我的想象力范畴,有点被一榔头捶下来的眩晕,我怀疑自己该不该来。

面试点什么呢?我心虚地问身边的法国男人。

“你看见那个梯子了?”他指指草地中央靠在老树上的木头梯子,“你像他们,每个人一样爬上梯子,双手被绑在一起,背朝后,用你自己的姿势倒下来,下面的八个人会用他们的双手接住你,然后工作人员会把你的表现记录下来。”他又指了指几个正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的“野男人”。

就这些?

就这些!

看上去这是个简单无比的游戏,但我看到男生们几乎都没被接住,不是弓腰撅屁股的,就是怎么也不敢往后倒的,要么就双脚在掉下的过程中乱踢,最后把接自己的人也踢散了。

这个游戏，其实暗藏着一种简单却不容易被发现的技巧。

我走到梯子跟前，仔细观察了一下准备接住我的人们，他们两个一组，站成两排四列，手用小时候抬花轿的方式抓在一起，身体外倾，脚脚相抵。他们个个朝我露出真诚鼓励的笑容：“别害怕，你相信我们，我们就肯定能接住你！”

我将信将疑地点点头，爬上梯子，手被工作人员绑好，也许因为我是来面试的唯一女生，那个泥巴男人大声朝我喊：“嘿，把你想象成一只鸟，但不用担心你没有翅膀。”

鸟儿？那么就该是一种飞翔的姿势。我重新回想了一遍那些失败的人们，他们弓腰撅屁股也好，乱踢乱动也好，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接自己的人并不信任，所以产生恐惧，这样的心态使身体蜷缩，下落的冲击力集中到撅起的屁股上。但如果是一只鸟，怎么会对飞翔恐惧？

我领悟到这一点后豁然开朗，当等待我的人们再次给我加油时，我深吸一口气，身体直直地朝后倒下，绷紧每个关节，让我的重量均匀地平摊在八个人的手臂上。

只是干净清脆“啪”的一声，我成功“降落”，那个泥巴男人高兴得不得了：“对了，对了，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标准动作。”

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此野外生存俱乐部的复试通知，到野人部落的卖柴岙山谷封闭集训。







卖柴火的疯狂集训

A. 方向卖柴火

紧接着面临野人部落的第二轮封闭集训，在剩下的11个男生1个女生（就是我）中最后筛选出4人。

时间是冬天里的大年初一，浙江一个封闭的水库山谷，叫做卖柴火的地方。

泥巴男人打电话过来，清楚地报出时间和地点，语气不容置疑。不来者自动取消资格，他补充。

就是被一种霸气镇住了，抑或那天湖南路上的“飞翔”一幕在我的心里埋下了蠢蠢欲动的种子，我六亲不认地背包出走，在年初一的清晨五点，踩着满地爆竹的碎片上路了。

11个男生里有六名是大学体育系的，一名是青浦马术队的，还有两个击剑队员，一个中学里的英文老师和一名外企白领，没有人说笑，大家都在严阵以待，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二女生，和他们相比几乎没有赢的可能。

再看他们的装备，从gore-tex防水帽到NORTHFACE衣裤与登山靴，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装备根本不是去野外生存而是去野游，我甚至穿着洋白的呢子外套，依然坚持在有男生的地方就要保持美好的形象。

幸亏车子就这么开了，不然我也许转身就撤退与接下来的一切擦肩而过。

每个人在上车之前都从一个塑料袋里抽了张折叠好的小纸条，我抽到的一张上写着一个名字，徐尚。我环顾车内，猜不出这是谁的名字，而别的人也在环顾，在猜，他们手中究竟握着的名字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叫天使之城的训练环节，要在整个集训的过程中悄悄照顾抽到手中的这个人，但不能直接告诉他，直到集训结束，如果被照顾的人能准确说出是谁在照顾他，那么这个环节才算过关。

车子晃得厉害，泥巴男人与另外3个脏脏野野的男人坐在最前面的一排，当中的过道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登山绳、STOP下降器、8字环、刀具、大功率手电筒、压缩饼干和饮用水等。

邻座的一个带花头巾的英俊男生拿出一个本子，不停地看着窗外记点什么，我却不知道有什么好记的。

天还没彻底亮起来，车子已经出了市区，模糊的公路和高速的行驶让一切都愈发不可知。

B. 记路

大约在沪宁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三个多小时，然后经宁波市区再向前，出了县城房屋渐渐稀少，麦田出现，小溪出现，简陋的乡下粪坑也出来了，阳光使一切不留余地。再向前进入山区，水声渐大，山路绵延，几乎不见了人烟。

车子这时就此停住。

泥巴男人拿起话筒让我们每人拿出一张纸，画出从上海开过来一路的路标，规定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并按着这些标志准确地标出从上海开车到达现在的地方。这是记分的项目之一。

我知道不妙。拿出纸，勉强记得嘉兴等两个休息站，以及数个收费口，顶多再有一个进入宁波的高速路口有个飞马踏燕的青铜标志，至于后来从高难度的县城出来的荒山野地简直没有任何方向感。

花头巾男生十分笃定地画完，有种胜利者的神情。

我欲哭无泪地把纸交给泥巴男人，只见他看了一眼表情如看见樱桃小丸子一样，我更加泄气皮球一只，心想别这一环节只记0分。

从此告诫自己这5天里处处要留十二分心眼。

C. 绝对野地

每人领到5瓶饮用水、3包压缩饼干、5根火腿肠和一条22克的克力架，这就是五天里所有的生存保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朝我们吩咐这些的是一个膀大腰圆留络腮胡子的男人，自我介绍叫阿嚏，是负责生存技巧训练的教练。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这些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怎么背着这么重的水徒步爬山的问题，而男生们根本就不把这几斤分量当回事。

大家开始在杂草丛生的山路行进，我跟在最后，努力地跨着大步，在我后面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野人部落专业教练，腰里挂着丁丁当当的哨子、瑞士军刀和迷你手电筒。

一直在上坡，原本就放满衣服的包里加上饮用水和火腿肠的重量变得像块石头一样重，我走了十分钟就开始满头冒汗，背包的肩带把肩头勒得很痛。后来走到草和树都没了，只有岩石和秃山，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时，却一下子看到了一大片湖，被群山簇拥着延伸到无穷远的地方，绿如春树，深不可测。

我们所在的是水库的坝口，我们的宿营地在水库深处的丛林里。野人部落的4个男人从岸边撑起一只很破的木船，把装备包放上去，我们也陆续跟上。

泥巴男人对大家说，现在在方圆百里之内，除了我们就只剩野兽、群山、湖水与丛林，最多还有湖里的鱼。

D. 我是谁

一个剃小平头很瘦的教练在摇船，泥巴男人组织大家开始自我介绍，并提醒大家别忘了天使之城的项目。

四个教练是野人部落的四大金刚，泥巴男人来自福建三明，负责 TEAM-BUILDING 的项目；阿嚏是上海男人，左肩残疾，却负责特种部队 SAS 的技术训练；刚才走在我身后的 40 岁男人来自台湾，叫大嘴，负责营火晚会活动；至于一直也没说话的平头男人龙四，则是国家登山队刚刚退役的队员，负责攀岩速降溪降徒步穿越的专业技术。

徐尚不是别人，正是泥巴男人，我长吁一口气，心想这么个专业教练总没什么地方需要我来照顾吧。

当我报出我的名字时，从上师大的六个男生堆里传出笑声，我猜他们中大概有人抽到了我。

大家就这样开始热络起来。

E. 不分男女

宿营地在水库深处的一座半岛上。

严寒加冬雨让坡面又湿又滑，我脚上的一双休闲鞋根本没有任何防滑功能，好几次都差点摔下坡去，这时上师大的一个小个子男生朝我伸出手，拉着我一步步往上行进，不多话。他穿着的登山靴这时终于体现了专业水准，能很好地着力于地面。我在猜，是不是他就是抽到做我的小天使的那个人。

终于到了半山腰的平地上，我已经筋疲力尽，只想快点搭个帐篷钻进去睡一觉。而真领到帐篷我根本就不会搭，一大堆的钉子拉杆和防雨绸，阿嚏和龙四三下五除二只用两分钟就搞定了一顶四人帐篷，接着就开始计时，让大家各自找个“合住”的伙伴按他们示范的那样开始搭，用时不得超过 5 分钟，并且以后要越来越短。

我顿时傻眼，就我一个女生，怎么找人“合住”？

龙四的京片子这会儿冲着我来：“丫头（他后来一直这么叫我），咱们这儿不分男女，你看谁顺眼就找谁住，别想太多，要不就我了。”他边说边抖开防雨绸，把两根长杆接起来，看我还在发呆，他又笑又气地说：“傻站着干吗？还不快帮我把地钉插好？”

F. 坟地夜视

下午被阿嚏和大嘴带着熟悉宿营地附近的地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得半死。

我们的帐篷区背对着一大片野生竹林，而在竹林里散落着无数的墓冢，墓主全部姓陈，墓碑年深日久已经破败，但爬来爬去的昆虫却比往常看到的大出很多倍，蝴蝶的颜色也诡异，我虽然跟着大家一起从当中走过，但禁不住浑身汗毛直竖。

由于有了前面让我们画地图的经验，我心想别又要考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对一路的地形十分留意。

宿营地的四边是杂乱的灌木丛，大家互相间隔一米行进，用手护脸，以防藤条反弹抽到后面人的脸上。我的呢子大衣不停地被勾住，已经从白色变成黑白相间，脚踝处也经常被伸进来的荆棘割破。我在没有尽头的灌木丛里有种窒息般的恐惧，又没有退路，而灌木丛的尽头是悬崖边缘的小路，只20厘米宽，虽然不再有藤条与荆棘的威胁，却更濒临死亡。我的脚下真的太滑，我这时已不管那么多，死死抓住身边男生的手（我到现在也不记得当时走那个山崖时到底抓着谁来着）。

一路摸爬滚打后回到宿营地休整，天已经黑了，我一包压缩饼干没吃完已经在帐篷里睡着了，也不知睡了有没有两小时，又被人推醒了，就听龙四说，丫头快起来，要考你夜视能力了。

我浑身酸痛地爬起来，从背包里找到手电筒。外面是零摄氏度左右的严寒，我手脚冰凉，皮肤不知怎么裂开了小口子，却只能跟着大家再次进入竹林，跨过暗涌的山涧，到了因为退潮而露出一块低洼泥地上。这时大嘴把大家的手电筒都关上并收走了，我的周围忽然漆黑一片，过了两分钟，才渐渐又能看见周围的人影与树木。大嘴让大家每10分钟出发一个人，要凭自己的夜视能力独自穿过坟地找到回宿营地的路。

我不知是太冷还是太害怕，牙齿直打架。有人出发了，又有人出发了，最后不可避免地轮到了我。

我几乎快哭出来地上路，白天的一切到了黑夜就换了个样子，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我惟一的直觉就是水流的声响。我记得在宿营地是听不到水声的，而我出发的地方却仿佛离源头很近，水声很响。就凭着这点听觉的记忆我判断着方向，以及我数过来时有四次需要大步跨过的山涧，我一路在恐惧中走着。

终于接近了一块非常眼熟的墓碑，一块双人墓碑，过了这个墓碑上坡走个20来米就是宿营地，我兴奋地知道自己并没走错。但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缓缓地墓碑后面走出来，有个低幽的声音在说：“你来啦？”我再也控制不了，我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开来，一刹那连哭或尖叫都来不及反应，就那么愣在原地，呆若木鸡，以为这次真遇见了幽灵。

等我缓过劲来，才发现那黑影是泥巴男人。“你竟然没被吓哭？够厉害！恭喜你这个项目得满分！”

G. 帐篷进水的深夜

我甚至都没有力气去注意一个英俊平头男人龙四是怎么和我挤在一个帐篷里睡觉的了，我只管自己钻进一个冬季睡袋，样子像个蚕宝宝一样，只有一张脸露在外面，迅速地睡去。

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防雨篷上声音被放大了很多倍，迷迷糊糊睡了很久，慢慢被冻醒了，一个激灵坐起来，发现帐篷里已经水漫金山，我的睡袋已经全都湿了，两只紫色的软体昆虫正爬在我的脚底下，一溜蚂蚁正往地势稍高一点的龙四那里移动，而此老兄的睡袋竟还大半是干的，气死我了，他肯定凭他的专业经验选了那一半当他的地盘。

我一脚毫不客气地把他踹醒，喂喂，帐篷进水了，你还睡得着？

他眼睛都没睁一下，气定神闲地说：那还不简单，看其他人谁的帐篷还干着，你就过去挤挤呗。

我看看手表是凌晨四点，离说好的起床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很宝贵的休息时间呢！于是钻出帐篷，雨噼里啪啦打在我脸上，鞋子忘了拿进来已经湿得没法穿了。我又气又冷地光脚走到地势最高的一个帐篷前，拉开拉链就钻了进去，也没看里面到底是谁，反正把他们的衣服裤子等一切能盖在身上的都拿来裹着自己，就在他们两只睡袋中间的空地上，我倒头睡到集合哨响。

我反正这时已经什么都不管了，爱谁谁吧。





H. 决不洗脸刷牙

来集训的孩子们都跑到山下的湖边去洗脸刷牙了，这么私人的盥洗时刻被男生们看到我也无所谓了。而四个专业“野人”却好像压根没洗脸刷牙的打算似的，站在一块儿抽烟，每人手里都捏着个环保小烟缸，烟灰就这么随身带着，说是直到回城里倒进垃圾筒，让我颇为崇拜。当然，从这崇拜到眼珠子快掉出来的是，他们稍后向我们传授经验说：专业野外生存人士在野外是从不洗脸刷牙的，嚼块口香糖就OK了。

I. 玩命冲锋舟

我出奇地饿，和我在城市里的清早一样，我一定要吃下很多很多东西才能真正清醒。于是我吃掉了剩下的两包压缩饼干，又消灭了两根火腿肠，咕嘟咕嘟喝完了一瓶水。这是集训的第二天清晨，我的基本生存资源还剩三瓶水，三根火腿肠和一条克力架。

大家穿上救生衣又下到湖边，由于整夜下雨，水位已经上涨了很多，小块可以停留的平地早被淹没，湖面看上去有点恶狠狠的。我们分成四组划冲锋舟进行水上定向，向源头行进，有个做野外TEAM-BUILDING训练的基地在那个位置。

我穿着湿透了的鞋和脏成斑马条纹的大衣，幸亏外面的救生衣多少能挡点风雨，才稍微好过些。而泥巴男人却又操着法文腔的英文发号施令，让我把大衣和鞋子脱了，他说我穿得太多掉进河里别人没法救，因为我穿着可怕的呢子大衣，浸了水就重得像石头。

我骂了一句，“拆那”，开始脱。泥巴男人却瞪着无辜的蓝眼睛问我：嘿，拆那是什么意思？

我对这鬼地方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

冲锋舟，这种样子像是把两根油煎香肠拼在一起的小船看着就没什么安全感，除了双腿夹住凸起的底部，再也没有别的把手，这还是其次，我连跨上去第一步都没站稳，半个身子掉进水里，真被泥巴男人的霉嘴给说中了。

幸亏岸边还没那么深，据说这湖的最深处有26米，我现在掉进去总比等会儿掉进去好多了……

J. 黄鼠狼“漂”过

源头一片洪水泛滥的景象，水位上升把原本可以停靠的地方淹没了，很多大树倒下来，水草缠着树枝漂浮在水面上，还有，竟然还有黄鼠狼和小田鼠的尸体也漂浮摇晃，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阿嚏带队的那只冲锋舟被防不胜防的树枝划了个大口子，已经快速地在下沉，上面坐着两个击剑运动员和一个中学英文教师，虽然没人叫救命，但显然脸色已经不好看。眼见一时靠不了岸，我们离着近的两只船快速靠过去，各拉上两个，算时暂时度过危机，但我的双臂已经累得散架一样，再也不想动弹了。

大嘴总算划过乱七八糟的水面，在更里面一点的地方找到了可以停船的地方，他冒着落水的危险，把绳子套在三棵小树上，因为他估计这三棵小树的负重和原来的大树差不多，接着一跃隔着老大一段距离跳上了岸，身手一点都不像40多岁的人，也不知他为什么这么大把年纪了也不找个办公室坐坐。



